

火花四溅、轻松幽默的异国生活见闻录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朱国华 著

C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雷明
文化慢光丛书
读好书 光阴慢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朱国华
著

语言轻快幽默，视角独特，
不论东游胜景还是西访学人，
时时交织着东西两种文化的对照、摩擦与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 朱国华著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

(明德书系·文化慢光丛书)

ISBN 978-7-300-14884-7

I. ①兄…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8042 号

明德书系·文化慢光丛书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朱国华 著

Xiongdi zai Meiguo de Riz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1.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3 000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 自东徂西	4
● 在美国过大年	54
● 达勒姆的春晚	63
● 买车记	70
● 大雾山记游	84
● 在美国游行	96
● 西游记	105
● 盛开在亚特兰大的棠棣花	147

第二辑 不再忧郁

● 东游记	157
● 兄弟在哈佛的日子里	173
● 西游补	196
● 迎新四重奏	214

● 清明雨断想	230
● 逍遥游	238
● 不再忧郁	241
● 朝天宫	245

● 对联	251
------	-----

● 贾宝玉	254
-------	-----

● 日记	259
------	-----

● 生日	262
------	-----

● 书生之乐	266
--------	-----

● 算命	269
------	-----

● 不亦快哉	27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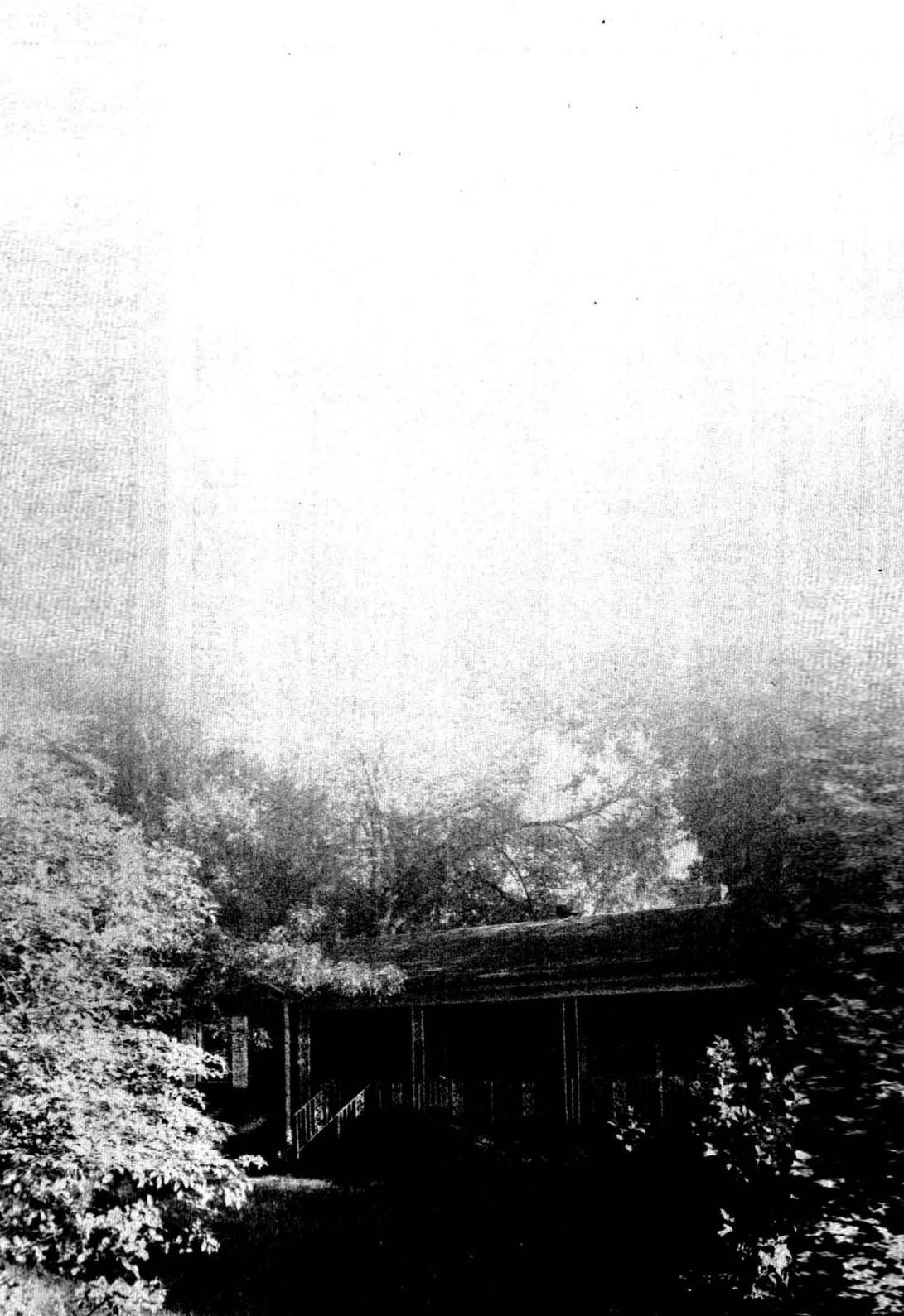
第三辑 大学之道在……

● 初恋	279
● 至乐	282
● 巷陌骊歌	291
● 学人何为?	297
● 大学之道在……	301
● 伟大的作秀	308
● 误识的爱情与媒体无意识	311
● 上海话的语言资本	316
● 陌生人	320
● 爱情社会学断想	323
● 红军、瞿秋白与历史决定论的吊诡	331
● 家书二通	338
● 致东南大学92级中国文化系同学的信	347
● 后记	351





第一辑 兄弟在美国的日子



小 引

2008年年初，我作为老青年——45周岁，恰好赶上联合国定义的青年的末班车——侥幸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的资助，得以负笈访学于美国杜克大学，寒暑一度。从一开始，我就想把生活于异域殊方的经验点滴记录下来，并即时将相关文字上传至我当时开设的博客上，博客名为：“无聊才读书”。博客的文字颇得诸多亲朋好友的关注甚至喝彩，于是自鸣得意，再接再厉，一发而不可收，并稍稍注意修辞文法，竟然写至八万余字方才金盆洗手。如今虽时过境迁，博客亦已关停，然偶视旧箧，重睹斯文，难免感慨系之。遂不揣冒昧，略加润饰增益，自荐于编辑。如看官以为或有一言可采，或有以游心寓目，乃至粲然一笑，则幸莫大焉。

自东徂西

转机惊魂

我现在正坐在去罗利-达勒姆国际机场（Raleigh-Durham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飞机上敲键盘。飞行的轰鸣

● 张生同学其实不仅仅乘灰狗旅行了，他还自驾车旅行了，虽然临行前反复规劝我赴美之后千万别开车。

游记
C. C. C. & C. G. B. M.

无法抑制住我要大声独白的兴奋劲。作家张生在我出发之前特地到我家附近的小洋房酒店请我喝酒，赠我描写美国生活的书《乘灰狗旅行》，并反复警告我，到美国别太把学术进步之类当回事，此行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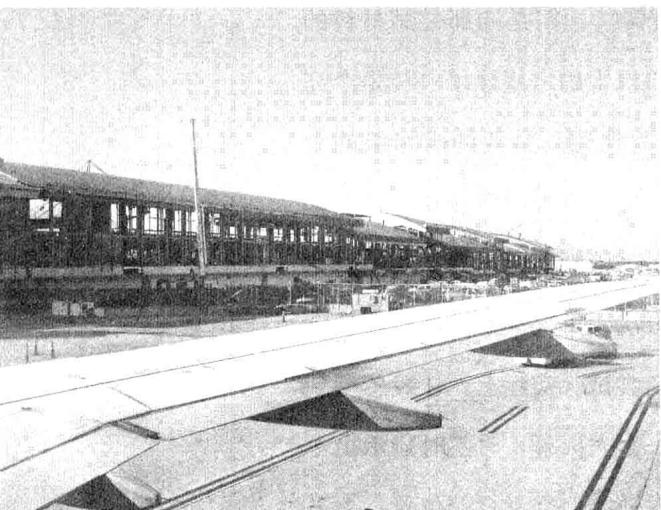
另一种生活经验。友人范静华则叮咛我留意观察美国之旅的每一个细节，并且从机场开始。那么，我就开始追叙罢。

按照老同学李同兴自述美国之行的说法，这么大岁数去美开洋荤，要算得上是五十学吹打，本该狂喜不已的，奇怪的是，我这几天没有产生任何异样的情绪。我订的美联航的飞机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1月8号下午5:05。当我把电子机票交给机场人员时，他笑着说：过了这儿，就不再是中国了。到得飞机，好像并没有产生任何异国他乡的感觉，因为至少一半以上的乘客，都是黄面孔。事实上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就是中南大学毕业、现在普渡大学读硕士的上海人，我跟他聊了一路。飞机有些晚点，飞行了差不多13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虽然我带了一本哈代的《远离尘嚣》，但是并没有阅读，倒是向那位学材料的硕士生问了十万个为什么。飞机上的空姐除了一位是个高挑且始终巧笑倩兮的洋妞，其他还真是我的姐姐级的大嫂。当然也有一两位男士，但绝无我大中国航空公司那样整齐一律的小帅哥。波音747飞机大而旧，我上头的灯是不亮的。身边的鬼佬捣鼓无数次，每次都耸耸肩自我解嘲地笑一下，然后抖擞精神重新尝试。实际上，让我感受到好像我端的到了国外的，是一个大屏幕，时不时显示出本架飞机运行的轨迹，及其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位置。太平

洋那么宽，让我想起阿扁的那句关于太平洋上没有盖子的名言，感到一直在这样的“大池”上面飞行，悬得很。

由于飞机晚点，芝加哥时间4点20分才到，而我预定的转机的起飞时间是6点40分，我还必须经历四道手续：移民局入境，取行李，过海关，寻找转机的登机口位置。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又无仙人指路，其慌乱可知。越是慌乱，越容易出错。我从飞机上下来，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排上了看上去人数稍少一些的队伍，队伍前行速度很快，到了快一半而我也正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我取出护照等物，准备热身了。这时一位华人妇女突然告诉我，我排的队伍是美国居民的或有绿卡者的队伍，而我的护照表明我该排另一支队伍。我一直得意于自己的文字敏感，怎么遇到英文就不灵了呢？打击啊打击！几乎当场

• RDU 虽然号称是国际机场，但据说实际上它唯一能够通达的国家只有加拿大。



晕倒。我看着汹涌而来的另一支庞大队伍，感到无边的绝望。幸亏此时一位官员忽然发一声喊，这支队伍的相当一批立刻飞奔到另一个方向，这才缓解了我的焦虑：他们似乎增开了一个窗口。移民官倒是很温和，简单地问了我

几个问题，就打发我入境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感受进入美国领土的滋味，另一个绝望又接踵而至了。我找到UA的大转盘取行李，沮丧地发现大部分行李箱和我的长得都差不多，这行李箱是新买的，我还没来得及熟悉它们。只见堆积如山的转盘停停转转，转了一轮又一轮，翻翻这个不是，看看那个又不是。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幸亏夫人的智慧拯救了我，我找到了系着黄绳子的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密码打开看看，没有问题，然后就去过关。海关官员问了不少问题，比如问我带多少钱，派什么用场，去多久之类。他不紧不慢，根本不管我心急如焚。他还问我是不是科学家，我说不是，但又觉得不必假意谦虚，于是声称自己是社会科学家，他似乎很满意。最后问我有没有带什么食品，我说没有，猛然一想，夫人好像带了牛肉什么的，查出来没收倒是小事，关键是耗不起这么多时间。而据那位小硕士说，只要走一下行李检查仪器，这些东西就会检查出来，那时会很尴尬。他上次带的调味品就给查出来了。果然他似乎看出我口气上有一些闪烁不定，就加重语气问我是否确实没有，我赶紧说有有，但是不重要，说着我打开书包取出一包巧克力派，说比如这个。那老美就漫不经心地挥挥手祝我 have a nice day 了。谢天谢地，也没让我走那个监测仪器。

现在时间已经快 6 点了，我还不知道去罗利机场的登

机口在哪里，于是就如没头的苍蝇一样一路狂奔，到处不耻乱问，寻找机场内的轻轨，终于气喘吁吁赶到了美联航的地盘，好像也是最远的一站。但是这里的航班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我根据告示是 C31（飞机号缩写，下同）号登机口，但是只看到 B9、B10，我就顺着号码朝大的走过去，发现走到头还是 B 多少。问了机场工作人员——他们统统面带微笑，耐心解答，且不计较我笨拙的英文，原来我由于过于急忙而迷失了正途，其实应该折回头，前行十数米而后更上一层楼。如此折腾，总算赶到了，但已经过了相约的登机时间——下午 6 点 10 分。但！竟有这等奇事，这班航班本身也推迟到了晚上 7 点 19 分才起飞，这分明是在耐着性子等天可怜见的我啊。据说美国的国内航班晚点是家常便饭，这回得到了证实，虽然这次基本上我是一个受益者。

以后的事情倒没有以上过程那样紧张刺激，在罗利的登机口，在寥寥无几的乘客中竟然遇到了好几个中国人，其中有两位是杜克大学的，甚至还有一位是南京大学的我的小校友。他非常熟识即将来接我的叶强博士，并因此跟叶博士商定顺道把他们也接走。虽然此次我决意住在美国人家，其主要目的是近距离观察西人的生活形式，并且借机强迫自己学英文，但是我知道，在国外能给自己最大帮助的毕竟还是中国人。接机因为有熟人在，剩下的也就

是时间长短问题了，不妨好整以暇。三个多小时后，叶博士很顺利地把我带到玛丽莎也就是我的房东家。

玛丽莎是祖父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犹太裔美国人，杜克大学英文系的博士。她性格上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写信给我的时候，问我是否介意她穿一些男性化的衣服，但实际上看不出来她身上有任何与其他女性的不同之处。她的相貌与我想象的美国女人并无二致，个头不高，但体态也不算娇小。不过她始终笑嘻嘻的，说话很甜，这种态度让她变得具有亲和性。越是她觉得不妥的——例如她告诉我，我的电脑中的音乐声音太响——她的笑容也就越灿烂，让你觉得要是不听她的你简直就没有一点教养。她最近脚给扭了，所以没有能来接我。我认为她是一位非常敏感聪明而且友善热情的人，虽然当初在跟她谈判房租的时候她分毫不让。今天她考虑到我初来乍到，给我做了早餐和午餐。虽然食品相当简单，但还是比较可口。事实上她对烹调颇有专攻，她有一个书柜，放满了全世界的食谱。只是让我有一些气闷的是，她把米饭视为日本的食品。

杜克大学

第一天（8号）晚上，虽然经过大约20小时的折腾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并无睡意。不知道是兴奋过度，还是时差之苦开始显露。睡了一两个小时就爬起来了，所谓长夜

越是她觉得不妥的——例如她告诉我，我的电脑中的音乐声音太响——她的笑容也就越灿烂，让你觉得要是不听她的你简直就没有一点教养

漫漫，无心睡眠。既然没有“晶晶姑娘”让我装神弄鬼，我就硬撑着在床上打几行字，写几封信，并在网上发帖通报平安。昨天下午美美睡了一觉，多少补回了一点精气神。听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常常上课一开始便开腔说：对不起，我昨天没睡好，现在状态很差、智商很低云云。睡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问题是我的睡眠时间没有规律。从大学时代起，许多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始终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闲话休叙，且继续陈述我对美国的观感。从机场到达勒姆，由于已经是午夜时分，基本上黑魃魃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早上（9号）步出门廊，这才注意到与我所住的相类似的这些 house，也就是那些小型西式别墅，依山而建，彼此相隔数米，沿着小马路逶迤向前伸展。没有经过仔细规整，反倒让人感到非常自然。坡前屋后有大量长满青草等植物的不规则空地，树木参天，但它们疏而不密，没有构成视觉上的压迫感。在广袤的蓝天白云背景的映衬下，极目远视，整个地域显得分外的宁静。经常行驶的汽车由于很少鸣号，因此非但没有打破这里的悠闲寂静，反而增添出几分活力。

玛丽莎替我做好早饭，就提议我们一起去杜克校园。我当然求之不得。话说杜克大学乃是一所享誉全球的顶尖高校，在全美的大学排名常年位居 TOP 10 之内，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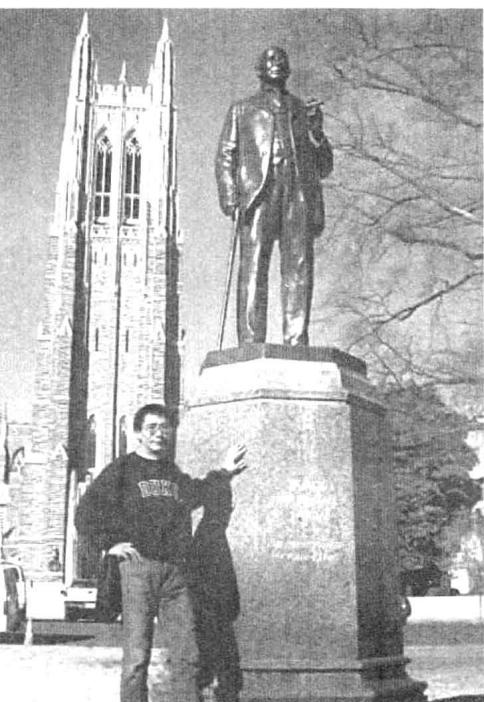
“南方哈佛”之称。杜克人本身据说并不喜欢这样的比附，但大概也不大会有人把哈佛比喻成“北方的杜克”，除了杜克人本身。按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这就是一流高校中的二流高校的杯具，我们只记得一流中的一流，而对这所名校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们对美国最好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常春藤”的大学系统里。如今且说杜克校园有东校区、中校区和西校区，彼此之间有免费的 bus 来回穿梭，每五分钟一班。和美国所有的大学一样，杜克大学也没有围墙把自己与外界隔开，但是我们文学系所在的东校区有一排非常低矮因而可以随意跨越的小砖墙，将东校区团团围住，这些小砖墙也构成了东校区的显著特征。每栋小楼自成一体，互不相连，彼此间以草坪树木之属隔开。她把我带到校园最显眼的去处或曰中心所在，即著名的杜克教



● 矮墙以内的东校区以前是杜克大学的主校区，现在文史哲一类的人文学科依然在此。

堂 (Duke Chapel), 告诉我如何去图书馆和书店, 就放下我走了。教堂前有位塑像, 就是杜克先生, 原先的烟草大王, 也是这所大学的捐助者。这边的 Perkins 图书馆是种类比较齐全但似乎没有什么特色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电脑, 好多学生或坐或立在使用这些电脑。我正好要发几份紧急邮件。不过, 由于这边没找到中文输入法, 我只好用比较蹩脚的英文发信了。我在自己房间里的网络是偷的不知谁的无线网络, 时断时续, 很不畅快。图书馆的上网速度就很快了。图书馆非常干净、整齐, 楼房之间有以玻璃为屋顶的休息室, 还可以边吃边谈。昨天 (9号) 由于天

- 教堂是尘世的天堂, 当然最高; 杜克先生乃赞助文化的超级大亨, 也高高在上, 老朱只好甘居底层了。



气过于温暖——竟然有男生穿短裤, 女生穿短裙——我没有感受到室外和室内的区别; 今天 (10号) 重返杜克, 凄雨冷风交加, 就体会到了所有杜克大学办公室——甚至包括过道和厕所——的温暖如春。杜克大学的硬件还是可圈可点的。杨扬教授从哈佛回来后到处宣扬, 美国大学之所以能搞好, 主要是因为它们有钱, 这个说法也还是有部分道理的。从图书馆出来, 去逛书店。书店里所有我垂涎的书都有, 就是价格高不可攀, 看着扎眼。玛丽莎建议我不要买书,